

燃薪

王宇哲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800011828)

一年以后，在家人和朋辈低低的啜泣声中，弥留之际的阮籍将会回想起嵇康于洛阳东市从容赴死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是一个无云的凝滞的夏日，穿城而过的洛河在阳光曝晒下散发着泥土的甜腥，聒噪的蝉鸣随着囚车从西市的监牢一路响到东市的刑场。阮籍费力拨开身前酒醉一般尖声呼叫着的人群，默然注视着身裹粗缯大布的清癯的嵇康踉跄地走下囚车、走入刑场。赤裸上身汗流浹背的刽子手亢奋地磨试着手中的利刃，把询问的目光投向远处阴影中鎏金的华辇；阮籍顺着那目光看去，他看到年轻而倨傲的钟会带着诡谲的微笑，正俯身向着皇帝耳语。嵇康矗立在刑场中央，他的目光越过几近癫狂的人们——他们总是乐见人头落地的把戏——而久久地望向天际；随后他慢慢转过头去，略带疲倦和歉意地向押解他的官员说了句什么。躁动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溽热的暑气让阮籍几乎睁不开眼睛；他恍惚地看见嵇康峨冠博带地坐在一架古琴前，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清冷的琴声。

一

我的母亲死了。前天，或是昨天，我不知道。执黑的我左下角有活棋。看起来决出胜负仍需鏖战——不，不要起身——先生的脸色为何大变？不妨继续这盘围棋。烦请先生静候少顷，请允许我出门送别前来告知我这个消息的友人。

灼灼的刺眼的阳光让我几欲呕吐，我感到所有的语义正从词句中剥离。“嗣宗，请……请节哀”，门外的友人啞哑着低声说，灰尘布满他凌乱的鬓发，我想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定是一刻也没有耽搁地快马加鞭地赶来。“感激不尽。我尽快回乡。”我听见自己机械地道别，我看见自己跌跌撞撞走回屋内，我看见自己颤抖地执起黑子，我听见一个声音犹豫地问，“嗣宗，今天到此为止罢。”我咬紧牙关。执黑的我左下角有活棋。决出胜负仍需鏖战。执黑的我左下角有活棋。

我想起庄周，他是如何在得知妻子的死讯后箕踞鼓盆而歌。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我熟悉那套诡辩一般的说辞。我也曾以为面对亲属故交的死，豁达地鼓盆而歌并非什么难事。棋盘被收起，一个目光怔怔地看着我，我知道棋局结束了。“请为我取一斛酒。”我看到朋友嘴角闪过的抽搐，我知道服丧期间饮酒不合礼数。几案旁有开春自酿的新酒，我尚未来得及用葛巾细细过滤掉浮沫和渣滓，现在便囫圇倾入喉中。自诩孝顺的我竟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酽烈的酒恐怕也无法浇熄胸中块垒；我感到火舌舔舐着我的喉管，一股无法言喻的痛苦从胸腔中不可遏制地直冲上来，咸腥的鲜血从我嘴角喷涌而出。

我回到了母亲的旧居。屋前屋后，惨白的招魂灵幡在晦暗无光的日色中猎猎地响动。肃穆

的宾客身着玄色的长衣鱼贯而入，拘谨地致以苍白无力的问候，而我却只想纵声狂笑——凭什么是我的母亲？凭什么你们面对死亡竟是如此漠然？三年守丧，三年斋戒，三年寡欢，这套仪式是做给逝去的父母看的，还是你们自己举孝廉的敲门砖？面对父母的离世，多么冷酷的人，才能无动于衷地谨遵礼数中繁琐的规程？我对这些假惺惺的所谓的吊唁皆报以白眼——直到那天傍晚，我听到了一个年轻人清冷的琴声。

下了整整一夜的雨，母亲的灵柩停放在我的屋内，我们就着油灯饮他带来的酒。他一言不发，只顾着一杯接一杯地饮酒；待酒饮完，他便带着醉意弹奏那张古琴。我从未听过这样的琴曲，激昂处仿佛奔突的地火兀自一往无前地燃烧。年轻人每夜都携酒与琴而来，他告诉我自己是嵇喜的弟弟嵇康，字叔夜；如果我愿意，可以去山阳县西南郊野的竹林寻找他。我的母亲出殡前的那个夜晚，月明星稀，叔夜久久地在窗边徘徊沉吟。少顷，他高声朗诵《庄子》中的名篇：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然后他转向我，我看到他炯炯的瞳仁。“嗣宗兄，不必过分哀伤。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不过是最后一次归乡。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老聃、仲尼、庄周、项籍、刘邦、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你和我，终有一天会像木柴一般燃尽，但那火会永远传下去——我们的后辈，无数的年轻的后来者，他们会记得——记得我们如何从容地燃烧。”

“我知道，叔夜，我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应和，在黑暗中浊重地叹息。

二

瘟疫终究还是带走了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我赶到她家中时已然太晚，她瘦小的遗体已被草草填埋进城外的坑冢。她的父亲呆滞地伫立在柴门外，喃喃自语着支离破碎的词句。她的弟兄们麻木地应付着零星的上门吊唁的宾客：唉，早上好好的，还吃了小半碗菜羹……到了中午就全身浮肿，烫得像一块火炭……就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唉，都是命不好……对，还没出嫁……聘金也没来得及收……

我上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洛水边浣衣；而我到河边汲水，清洗我用以滤酒的葛巾。她一边浣衣一边朗声诵《诗》，当我上前问及时，她咯咯地笑起来，说那是她的父亲教给她的，然后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我啊，我以后到了夫家，也能写自己的诗啦！”而这样的一个小女孩——甚至还没有嫁人——清露被皋兰，我们如今已经是阴阳两隔。对于她而言，那些美不胜收的期许，如同车辙中的水迹，被烈日迅速蒸发殆尽，不留一丝痕迹。

我跟跣地走进她的家门，伏地号啕大哭。

是岁中原大疫。数十年前带走了建安七子中陈琳、徐幹、王粲、应玚、刘桢五人的瘟疫卷土重来，我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厄景象，我亲眼目睹十户不存一的惨剧，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眠。有时我在月明之夜希图奏响自己的古琴，却只能发出喑哑的悲鸣，混着头顶孤

雁凄厉的啸叫，一阵阵传向遥远的天际。我时常会想起年轻的叔夜——他实在是一个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才华与文字会被后世长久铭记，而又如此恣肆地臧否当世人物、赤诚地四处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至于招致了如此之多的忌恨攻讦。我曾登临广武山，昔日楚、汉酣战的战场，如今只剩下埋葬在暗褐的泥土中的锈蚀的头盔、断矛与残甲；而现在这个在皇位上横征暴敛的篡位者，相比曾经的刘、项又是何等的无能之辈。然而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些德不配位的帝王被史家写进青史，而我、赤诚而天真的叔夜、十几年前因言获罪被篡位者诛杀的何平叔、被瘟疫夺走生命的过早凋谢的女孩——又会有谁传递我们的薪火？我们是否会在黑暗无光的原野孤寂无声地燃烧，连名字都无法留下？

三

盛夏的苏门山草木蓊郁，满眼氤氲的绿意如同云兴霞蔚。“嗣宗，”我想起临行前叔夜的话，“你总是标榜自己鄙弃礼法名教，但你心底深处仍然部分认同它们，不是吗？”我们的聊天不欢而散。我一路拾级而上，前往苏门先生孙登的隐居处，我听说他拥有预知未来的神奇能力，或许也能一劳永逸地为我面临的纷争作个定夺。孙登的住处是山顶一间倾圯破旧的茅屋，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枯瘦的身影瞑目伫立在屋门前，如神龛中的一尊雕像般肃穆而沉默。我快步上前，恭敬地作揖，轻唤先生的名字。依旧是无言的沉默。我细细倾吐胸中的困惑。仍然是沉默。回答我的只有满山满谷的令人觳觫的风声，与我胸腔中心脏不安的搏动。

无言的恐惧与悲哀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由想起那一次不由旧路、率意独驾的经历，却一次次走入人迹罕至的死路，惟有恸哭而反。恐怕这苏门先生也不过是江湖骗子，面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只能一言不发。我长长地叹息，准备返身下山。倏忽间，我仿佛又一次听到了叔夜的琴声，撞击着岩壁发出玉石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鸣响——这是苏门先生圣洁而辉煌的长啸声，奔突着无限的热忱与激情。我不发一言地伫立聆听，一如那个与叔夜相识的夜晚。三个月的时间，我寸步不离地跟随苏门先生。

“归隐田园，为何仍会因世间苦难而夜不能寐？”我发问道。

“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终归是为外物所累。”先生答。

“那我应当怎样做？”

“我所见的那些采薪者力求超越生死。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

我再一次潜心阅读《老》《庄》，我惊异地发现曾经那个年轻气盛的自己似乎从未理解何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何谓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我真正理解了叔夜所言的薪尽火传、不知其尽。深秋，我踏着满山金黄的落叶揖别苏门先生。

四

我睁开双眼，叔夜已在他的古琴前坐定。带着疲倦而满足的微笑，他慢慢地环视四周，神

情如同一个远行的旅人半生跋山涉水，终于风尘仆仆地还归故乡。叔夜的生命即将燃尽，而这最后的温暖而坚定的光芒，把在场所有人映照得黯然失色。

我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朗声道——

“袁孝尼曾经请求我教他这首曲子，我一直没有同意。《广陵散》于今绝矣！”

语毕，清冷的琴声流溢奔涌。